



西吉将台堡。作者供图

## 清明节追思

赵炳庭/固原

雨水顺着青石台阶缓缓流淌，抬眼望去，26米高的纪念碑在雨雾中愈发巍峨，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”16个大字金光闪闪。

这里是西吉将台堡。两千年前，它叫西瓦亭，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修筑的军事要塞。秦人的战车曾从这里隆隆驶过，葫芦河的水映照着铠甲与刀戟的寒光。丝绸之路的驼队经过这里，驼铃声声，驮着丝绸、瓷器和远方的传说。北宋年间，有人在古堡西侧夯筑了一座土台，用于将帅点校军士，从此叫将台堡。

我沿着湿漉漉的台阶走上堡墙，指尖触到被雨水浸透的夯土——这土墙，曾经见证过比战争更为滚烫的东西。

《西吉县志》记载：1936年10月22日，贺龙、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与左权、聂荣臻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此会师。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里有一处日晷，指针的影子落在“1936年10月22日”上。那是一个被定格的时间，但长征的精神从未定格。它像葫芦河的水一样，流进每一个来此瞻仰的人心里。

纪念馆的橱窗里，一张泛黄的电报静静躺着，上书：“彭、陈、杨并报毛，二方面军一部及贺任关刘于今日到达将台堡、硝河城，余部明日可到。左聂廿二日廿四时。”表面上波澜不惊，可每一个字背后，都是两万五千里的血与火。

那是1936年秋天，葫芦河两岸的庄稼已经收割完，土地裸露着，等待来年播种。10月22日这天，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从南边走来，他们脚步疲惫，眼睛里却燃着火苗。这是贺龙、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，11500多人，刚刚走过雪山和草地，穿过敌人的封锁线。而在将台堡门口，另一支队伍已等候多时。联欢会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举行，贺龙站在土台上讲话，声音洪亮，传出去很远很远。那个土台，一千年前站过点将的将军，此刻站着的是人民军队。次日的联欢大会，宣告了长征的胜利结束。长征结束了，但那条路还在。在我们每个人脚下，在我们每个人心里。

如今，西吉县237个贫困村全部脱贫，15万多人摘掉了“穷帽子”。当年的贫困户，现在有的养牛规模扩大到几十头，有的孩子考上了大学。今年春节，将台堡还办起社火大赛，贵州的苗家姑娘、福建的福清社火队和西吉的春官、秧歌同台演出，广场上锣鼓喧天，五十六个民族的演员手挽手，那热闹劲儿在老一辈人眼里，“像当年红军会师一样”。

纪念馆的墙壁上，一幅油画吸引了我的目光。画上，红军战士正手把手教当地百姓做粉条。讲解员说，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经过这里时，看到人们只会蒸、煮土豆，就把南方做苕粉、河粉的手艺教给了他们。后来，这种粉条被亲切地叫作“红军粉”。村里的老人常说，当年红军三过西吉，教会了百姓做“红军粉”，那份情谊代代相传。现在，这里的人们用土豆制作粉条，这项技艺成为脱贫致富的法宝。“红军粉”成了西吉大产业，一年产值过亿元，甚至卖到吉尔吉斯斯坦。

走出纪念广场，街道上车水马龙。孩子们在公园里放风筝，老人们在象棋聊天，年轻人匆匆赶路。这平凡的一天，这看似理所当然的安宁，是多少人用生命换来的啊！我深吸一口气，空气里有青草的味道，有花香，有春天的气息。活着真好，而被记住，或许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。

清明时节的这场追思，让我更加明白：铭记，是一种力量；传承，是最好的纪念。

## 学生送我两只鸽子

刘占林/银川

那年我教七年级，有个调皮捣蛋的男生总爱变魔术般地逗我。

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明天我们要学习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我想给你提供两个活教具，你猜一猜是什么东西。”

我不屑一顾地说：“你是在和老师捉迷藏啊，还是让老师猜谜语呀？”

话音未落，语文课代表抢着说：“老师，他想给你改善生活、滋补滋补身体哩。”

这下把我整糊涂了。男生转身出去了。等他回来时，突然把两只双爪和双翅都被绑住的灰黑色鸽子塞进我的手提包。我吓了一跳，连忙问他：“是你家养的吗？马上送回去！你这么做父母知道吗？”

男生表示抗议：“唧唧，老师，你也太严肃了，动不动就上纲上线。据我推测，这是老鸽子教小鸽子学习本领时，不慎从学校四楼摔下来了。等我跑过去时，它们一动不动，只能束手就擒了。”

我当然不肯相信：“你是不是用弹弓、粘网、扣鸽线捉的？”

他继续笑：“老师，你是福尔摩斯看多了吧，你干脆说我是用枪打下来的吧！”

我看出他好像生气了，知道冤枉了他，就摸了摸他的头，安慰了几句。他马上笑着说：“老师，你就放心地享用吧！来路绝对没问题。”

男生走后，我才想起《最后一课》中的一段话——屋顶的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，我心里想：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。

这两只受伤的鸽子，真是“活教具”呢！

那天晚上，我抱着鼓鼓囊囊的手提包回到家，一边告诉妻子这件趣事，一边打开手提包。没想到“扑”的一声，那只原本被绑住的雏鸽在我拉开拉链的一瞬间，直接飞了出来，在屋子里惊慌失措地乱扑腾。好在门窗都关着，它怎么也飞不出去。

我下意识地摀住另外那只老鸽子。老鸽子浑身灰黑，双翅被反捆着，喙在流血，还粘着绒毛，看起来疲惫不堪。应该是它很费力地用嘴解救了小鸽子吧？我立刻联想到一幕：整个下午，在我的手提包里，在生死诀别之际，老鸽子拼尽全力啄掉了小鸽子身上的细绳，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小鸽子。

我的双眼湿润了，立即为老鸽子松绑放生。令我吃惊的是，等我把它身上的细绳全部去掉时，它却不肯离去，而是一直望着我。我想，它可能担心我在用计谋，想把那只小鸽子引诱下来吧！

我立即打开所有窗户，让小鸽子顺利飞出去。然后，我给老鸽子受伤的腿缠了创可贴，又给它喂了点食物，待它恢复体力后，把它送到窗口，看着它腾空而去。



AI制图

## 和尚铺的司玉霞

魏国营/固原

司玉霞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却浑身透着艺术灵气。她与花儿、小曲的缘分始于40年前，源于婆婆赵桂花。那时，婆婆唱花儿远近闻名，田间地头、庭院炕头，随处都能听见她那婉转的调子。

司玉霞幼年丧父，中年丧夫，但她爱艺术胜过爱自己。她拜孙双玲为师，学习小曲。《十杯子酒》的柔情，《织手巾》的细腻，《拔胡麻》的欢快，《放风筝》的灵动……一首首民间小曲与花儿，渐渐有了独属于她的韵味。她成了宁夏花儿县级传承人、宁夏小曲市级传承人。她的演唱，没有华丽的舞台妆造，却有着动人的烟火气；没有专业的声乐训练，却有着地道的乡土情。因为那些唱词里，藏着六盘山人的生活，藏着黄土地的记忆。

从炕头唱到村口，从村里唱到县里，司玉霞的歌声越传越远，让她收获了诸多荣誉与认可。早在2001年3月，凤凰卫视采访团队就专程来到泾源县六盘山镇和尚铺村，探寻古老的花儿、小曲与调子

的来源。司玉霞作为村里的民间艺人代表，一口气唱了十几首。宁夏的非遗文化，通过凤凰卫视走向全国。此后，浙江卫视采访团队也慕名而来，司玉霞再次成为镜头下的主角。再后来，西北五省区的文化工作者接连登门拜访。大家围坐一堂，探讨花儿、小曲词调。20多年来，司玉霞接待过的区内外来访者数不胜数。每一次接待，每一次演唱，每一次讲述，她都拿出十二分的热情。因为她知道，自己站在那里，就代表着宁夏的非遗文化；自己唱出声，就能让更多人了解非遗的魅力。

如今的司玉霞，依旧是扎根农村的农家妇女，依旧会在田间地头劳作，依旧会在庭院里哼唱歌谣。她平凡又不平凡——她是六盘山下的“新五朵梅”，是非遗文化的传播者，是黄土地上绽放的艺术之花。她用歌声，把宁夏六盘山的故事唱给世界听；用坚守，让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## 苦菜记

张萍/石嘴山

春风吹拂，田埂上、沟渠边，苦苦菜正在倔强地舒展、吐绿。

我的母亲，是苦苦菜的忠实追随者。每年清明前后，母亲总要拿上几个塑料袋，带着我一同去野外寻找。她脚步轻快，目光如炬，总能在杂乱的草丛中找到那些锯齿状的灰绿色叶子。“看好了。”母亲弯腰掐下一株，炫耀着说：“叶片抱茎，折断有白浆，这才是正牌的苦苦菜。”母亲的指尖沾着泥土的腥甜，也沾着几十年的光阴。

母亲常给我讲她的童年往事：春天一到，姥姥总是在东方还未露出鱼肚白的时候，挎着一个菜篮子，拿一把锃亮的小铲子，在田野里寻觅。苦苦菜根须深扎土里，她只能蹲着深挖，白嫩肥硕的根茎便连着泥土而出，当然还有苦苦菜特有的乳汁。

回到家，将洗净的苦苦菜在沸水中焯过，碧绿的汁液漫溢，清苦的气息升腾。拌一把玉米面，便是青黄不接时的口粮。那滋味，涩中带甘，清苦入魂，竟也养活了嗷嗷待哺的婴孩，支撑起佝偻却坚韧的脊梁。

母亲常说：“苦苦菜是大自然的馈赠，无须播种施肥，只凭雨露阳光，春生夏长，从不辜负寻它的人。”



网络图片

## 苜蓿里的春天

马小琴/银川

小时候的我一看到家里的苜蓿料变少就发愁，因为那意味着羊没有吃的了，爷爷奶奶要上山割苜蓿了。

老家的山路崎岖陡峭，三轮车无法直接开到山上，只能停在半山腰。爷爷奶奶拿着锋利的镰刀，一步一步走进山林深处。

我总是跟在他们身后，小小的身影在山路上显得有些无助。爷爷奶奶比我走得快，也比我早到达目的地。他们弯着腰，熟练地挥动镰刀，苜蓿纷纷倒下。割倒一片后，再用粗绳捆扎起来。一捆又一捆，每捆都沉甸甸的。捆好后，爷爷奶奶还要把苜蓿背到三轮车前。

山路高低不平，他们的脚步有些踉跄，汗水顺着脸颊不停流淌，打湿了衣衫。我在一旁干着急，却因为年纪小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

回家还要经过一处特别陡的坡，三轮车装满了苜蓿，马力不足，奶奶在车上踩油门，爷爷要推车。这时断不敢松劲，因为只要一松手，车就会后滑，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。所以，一直以来，于我而言，苜蓿不过是爷爷奶奶为羊儿们辛苦收割的草料，是家乡田野间随处可见的寻常植物。

然而，有一天，邻居端来一碗苜蓿菜。奶奶招呼我：“快来尝尝，苜蓿可新鲜了。”

我第一次听说人可以吃苜蓿，半信半疑地接过碗筷，夹起一小撮放入口中。一瞬间，那嫩嫩的、软软的苜蓿芽，在舌尖绽放出一股清新的草香。我立即被征服，词穷到只有一个字：香！

我满脸惊讶地对奶奶说：“苜蓿芽菜口感鲜嫩，更蕴含着一份独特的鲜香，仿佛触摸到春天的气息，太好吃了。”

从那以后，每年阳春三月，我都格外关注苜蓿芽菜。后来慢慢发现，不独我喜欢苜蓿，大诗人陆游也喜欢。陆游有诗云：饭余扪腹胃真足，苜蓿何妨日满盘。我不知道陆大诗人吃的是哪里的苜蓿，但他肯定没吃过宁夏的苜蓿。

如今，苜蓿的美好，早已扎根在我的生命里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也磨灭不了。它不只是一种植物，更是一份难以忘怀的美味记忆。